

後漢書

宋 范曄 撰
唐 李賢 等注

後漢書

第一〇册
卷八二至卷九〇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後漢書卷八十二上

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

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，曰「卜筮者尙其占」。^{〔一〕}占也者，先王所以定禍福，決嫌疑，幽贊於神明，遂知來物者也。^{〔二〕}若夫陰陽推步之學，往往見於墳記矣。^{〔三〕}然神經怪牒，玉策金繩，關局於明靈之府，封縢於瑤壇之上者，靡得而闕也。至乃河洛之文，龜龍之圖，^{〔四〕}箕子之術，^{〔五〕}師曠之書，^{〔六〕}緯候之部，^{〔七〕}鈴決之符，^{〔八〕}皆所以探抽冥蹟，參驗人區，時有可聞者焉。^{〔九〕}其流又有風角、遁甲、七政、元氣、六日七分、逢占、日者、挺專、須臾、孤虛之術，^{〔一〇〕}及望雲省氣，推處祥妖，時亦有以效於事也。^{〔一一〕}而斯道隱遠，玄奧難原，故聖人不語怪神，罕言性命。^{〔一二〕}或開末而抑其端，^{〔一三〕}或曲辭以章其義，^{〔一四〕}所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^{〔一五〕}

〔一〕易繫辭曰：「以言者尙其辭，以動者尙其變，以制器者尙其象，以卜筮者尙其占。」

〔二〕易說卦曰：「聖人之作易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」繫辭曰：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。」

〔三〕左傳曰：「履端於始，舉正於中，歸餘於終。」尚書曰「歷象日月星辰」也。

〔四〕尚書中候曰：「堯沈璧於洛，玄龜負書，背中赤文朱字，止壇。舜禮壇于河畔，沈璧，禮畢，至于下舳，黃龍負卷舒圖，出水壇畔。」

〔五〕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。

〔六〕占災異之書也。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。

〔七〕緯，七經緯也。候，尚書中候也。

〔八〕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六韜要決，曰：「太公對武王曰：『主將有陰符，有大勝得敵之符，符長一尺；有破軍禽敵之符，符長九寸；有降城得邑之符，符長八寸；有却敵執遠之符，符長七寸；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，符長六寸；有請糧食益兵之符，符長五寸；有敗軍亡將之符，符長四寸；有失亡吏卒之符，符長三寸。』諸奉使行符稽留，若符事聞，聞符所告者皆誅。」

〔九〕小爾雅曰：「蹟，深也。區，域也。」

〔一〇〕風角，六日七分，解並見郎顗傳。遁甲，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，今書七志有遁甲經。七政，日、月、五星之政也。元氣者，謂開闢陰陽之書也。河圖曰：「元氣闡陽爲天。」前書班固曰：「東方朔之逢占、覆射。」晉義云：「逢人所問而占之也。」日者，卜筮掌日之術也，史記司馬季主爲日者。挺專，折竹卜也。楚辭曰：「索瓊茅以筵專。」注云：「筵，八段竹也。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。」挺音大寧反。須臾，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。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。孤虛者，孤謂六甲之孤辰，若甲子旬中，戊亥無干，是爲孤也，對孤爲虛。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。

〔二〕望雲，解見明帝紀。省氣者，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。

〔三〕論語曰：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。」又曰：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」

〔四〕論語曰：「孔子有疾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『丘之禱久矣。』」鄭玄注云：「明素恭肅於鬼神，且順子路之言也。」

〔五〕易曰「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善於蓍龜」也。

〔六〕論語孔子之言也。鄭玄注云：「由，從也。言王者設教，務使人從之，若皆知其本末，則愚者或輕而不行。」

漢自武帝頗好方術，天下懷協道藝之士，莫不負策抵掌，順風而屈焉。〔一〕後王莽矯用符命，及光武尤信讖言，士之赴趣時宜者，皆騁馳穿鑿，爭談之也。故王梁、孫咸名應圖籙，越登槐鼎之任，〔二〕鄭興、賈逵以附同稱顯，桓譚、尹敏以乖忤淪敗，〔三〕自是習爲內學，尙奇文，貴異數，不乏於時矣。〔四〕是以通儒碩生，忿其姦妄不經，奏議慷慨，以爲宜見藏擯。〔五〕子長亦云：「觀陰陽之書，使人拘而多忌。」蓋爲此也。〔六〕

〔一〕前書武帝時（李）少翁、欒大等並以方術見。少翁拜文成將軍，欒大拜五利將軍，貴震天下，而海上燕、齊之士，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矣。抵，側擊也。

〔二〕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，又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，見景丹傳。

〔三〕各見本傳。

〔四〕內學謂圖讖之書也。其事祕密，故稱內。

〔五〕謂桓譚、賈逵、張衡之流也。各見本傳。

〔六〕司馬遷字子長，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：「觀陰陽之術，太詳而衆忌，使人拘而多畏。」見史記也。

夫物之所偏，未能無蔽，雖云大道，其硤或同。〔一〕若乃詩之失愚，書之失誣，然則數術之失，至於詭俗乎？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，斯深於詩者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，斯深於書者也；〔二〕極數知變而不詭俗，斯深於數術者也。〔三〕故曰：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」〔四〕意者多迷其統，取遺頗偏，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。〔五〕

〔一〕硤音五愛反。

〔二〕禮記曰：「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。詩之失愚，書之失誣。」鄭玄注「詩敦厚，近愚；書知遠，近誣」也。

〔三〕易曰：「極數知來之謂占。」又曰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？」

〔四〕易繫辭之文也。

〔五〕取遺謂信與不信也。陰陽之術，或信或不信，各有所執，故偏頗也。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，過稱虛誕者，亦爲失也。

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，郎顗咎徵最密，餘亦班班名家焉。〔一〕其徒亦有雅才偉德，未必體極蓺能。今蓋糾其推變尤長，可以弘補時事，因合表之云。〔二〕

〔一〕謂襄楷、蔡邕、楊厚等也。

〔二〕表，顯也。

任文公，巴郡閬中人也。^{〔一〕}父文孫，明曉天官風角祕要。文公少修父術，州辟從事。哀帝時，有言越巂太守欲反，刺史大懼，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，潛伺虛實。共止傳舍，時暴風卒至，文公遽趣白諸從事促去，當有逆變來害人者，因起駕速驅。諸從事未能自發，郡果使兵殺之，文公獨得免。

^{〔一〕}閬中，今隆州縣。

後爲治中從事。時天大旱，白刺史曰：「五月一日，當有大水，其變已至，不可防救，宜令吏人豫爲其備。」刺史不聽，文公獨儲大船，百姓或聞，頗有爲防者。到其日旱烈，文公急命促載，使白刺史，刺史笑之。日將中，天北雲起，須臾大雨，至晡時，湔水涌起十餘丈，^{〔二〕}突壞廬舍，所害數千人。文公遂以占術馳名。辟司空掾。平帝卽位，稱疾歸家。

^{〔二〕}酈元水經注云：「湔水出綿道玉壘山」，在今益州。湔音子延反。

王莽篡後，文公推數，^{〔三〕}知當大亂，乃課家人負物百斤，環舍趨走，日數十，時人莫知其故。後兵寇並起，其逃亡者少能自脫，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，^{〔三〕}悉得完免。遂奔子公山，十餘年不被兵革。

〔一〕推歷運之數也。

〔二〕捷，健也。

公孫述時，蜀武擔石折。〔二〕文公曰：「噫！西州智士死，我乃當之。」自是常會聚子孫，設酒食。後三月果卒。故益部爲之語曰：「任文公，智無雙。」

〔二〕武擔，山，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。楊雄蜀王本紀云：「武都丈夫化爲女子，顏色美絕，蓋山精也。蜀王納以爲妃，無幾物故，乃發卒之武都擔土，葬於成都郭中，號曰武擔。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。」華陽國志曰：「王哀念之，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，蓋地數畝，高七丈。其石俗今名爲石笋。」

郭憲字子橫，汝南宋人也。〔一〕少師事東海王仲子。時王莽爲大司馬，召仲子，仲子欲往。憲諫曰：「禮有來學，無有往教之義。」〔二〕今君賤道畏貴，竊所不取。」仲子曰：「王公至重，不敢違之。」憲曰：「今正臨講業，且當訖事。」仲子從之，日晏乃往。莽問：「君來何遲？」仲子具以憲言對，莽陰奇之。及後篡位，拜憲郎中，賜以衣服。憲受衣焚之，逃于東海之濱。莽深忿恚，討逐不知所在。

〔一〕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，周名鄴丘，漢改爲新鄴，章帝建初四年，徙宋公於此。

〔二〕禮記曰：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。」

光武卽位，求天下有道之人，乃徵憲拜博士。再遷，建武七年，代張堪爲光祿勳。從駕南郊。憲在位，忽回向東北，含酒三潏。^{〔二〕}執法奏爲不敬。^{〔三〕}詔問其故。憲對曰：「齊國失火，故以此厭之。」後齊果上火災，與郊同日。

〔二〕埤蒼曰：「潏，噴也。」音巽。

〔三〕執法，糾劾之官也。

八年，車駕西征隗囂，憲諫曰：「天下初定，車駕未可以動。」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靽。^{〔二〕}帝不從，遂上隴。其後潁川兵起，乃回駕而還。帝歎曰：「恨不用子橫之言。」

〔二〕靽在馬胛，音胤。

時匈奴數犯塞，帝患之，乃召百僚廷議。憲以爲天下疲敝，不宜動衆。諫爭不合，乃伏地稱眩瞽，不復言。^{〔二〕}帝令兩郎扶下殿，憲亦不拜。帝曰：「常聞『關東觥觥郭子橫』，竟不虛也。」^{〔三〕}憲遂以病辭退，卒於家。

〔二〕瞽，亂也。

〔三〕觥觥，剛直之貌，音古橫反。

許楊字偉君，汝南平輿人也。少好術數。王莽輔政，召爲郎，稍遷酒泉都尉。及莽篡位，楊乃變姓名爲巫醫，逃匿它界。莽敗，方還鄉里。

汝南舊有鴻郤陂，〔一〕成帝時，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。建武中，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，聞楊曉水脈，召與議之。楊曰：「昔成帝用方進之言，〔二〕尋而自夢上天，天帝怒曰：『何故敗我濯龍淵？』是後民失其利，多致飢困。時有謠歌曰：『敗我陂者翟子威，飴我大豆，亨我芋魁。〔三〕反乎覆，陂當復。』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，明府今興立廢業，富國安民，童謠之言，將有徵於此。誠願以死效力。」晨大悅，因署楊爲都水掾，使典其事。楊因高下形勢，起塘四百餘里，數年乃立。〔四〕百姓得其便，累歲大稔。

〔一〕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。

〔二〕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。

〔三〕方進字子威。芋魁，芋根也。前書「飴」作「飯」，「亨」作「饗」。

〔四〕塘，堤堰水也。

初，豪右大姓因緣陂役，競欲辜較在所，楊一無聽，遂共譖楊受取賕賂。晨遂收楊下獄，而械輒自解。獄吏恐，遽白晨。晨驚曰：「果濫矣。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，今其效乎！」卽夜出楊，遣歸。時天大陰晦，道中若有火光照之，時人異焉。後以病卒。晨於都〔官〕〔宮〕

爲楊起廟，圖畫形像，百姓思其功績，皆祭祀之。

高獲字敬公，汝南新息人也。爲人尼首方面。^{〔二〕}少遊學京師，與光武有舊。師事司徒歐陽歙。歙下獄當斷，獲冠鐵冠，帶鈇鑕，詣闕請歙。帝雖不赦，而引見之。謂曰：「敬公，朕欲用子爲吏，宜改常性。」獲對曰：「臣受性於父母，不可改之於陛下。」出便辭去。

^{〔二〕}尼首，首象尼丘山，中下四方高也。

三公爭辟不應。後太守鮑昱請獲，旣至門，令主簿就迎，主簿（曰）但使騎吏迎之，獲聞之，卽去。昱遣追請獲，獲顧曰：「府君但爲主簿所欺，不足與談。」遂不留。時郡境大旱。獲素善天文，曉遁甲，能役使鬼神。昱自往問何以致雨，獲曰：「急罷三部督郵，^{〔二〕}明府當自北出，到三十里亭，雨可致也。」昱從之，果得大雨。每行縣，輒軾其閭。^{〔三〕}獲遂遠遁江南，卒於石城。^{〔三〕}石城人思之，共爲立祠。

^{〔二〕}續漢書曰：「監屬縣有三部，每部督郵書掾一人。」

^{〔三〕}軾，所以禮之。禮記曰「軾視馬尾」也。

^{〔三〕}石城在今蘇州西南。

王喬者，河東人也。顯宗世，爲葉令。喬有神術，每月朔望，常自縣詣臺朝。帝怪其來數，而不見車騎，密令太史伺望之。言其臨至，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。於是候鳧至，舉羅張之，但得一隻鳧焉。乃詔尙方詠視，^{〔二〕}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。每當朝時，葉門下鼓不擊自鳴，聞於京師。後天下玉棺於堂前，吏人推排，終不搖動。喬曰：「天帝獨召我邪？」乃沐浴服飾寢其中，蓋便立覆。宿昔葬於城東，土自成墳。其夕，縣中牛皆流汗喘乏，而人無知者。百姓乃爲立廟，號葉君祠。牧守每班錄，皆先謁拜之。^{〔三〕}吏人祈禱，無不如應。若有違犯，亦立能爲祟。帝乃迎取其鼓，置都亭下，略無復聲焉。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。^{〔三〕}

〔二〕說文曰，詠亦視也。音眞各反。

〔三〕王喬墓在今葉縣東。

〔三〕劉向列仙傳曰：「王子喬，周靈王太子晉也。好吹笙，作鳳鳴。遊伊洛間，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。^{〔二〕}〔三〕十餘年後，來於山上，告桓良曰：『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。』果乘白鶴駐山顛，望之不得到，舉手謝時人而去。」

謝夷吾字堯卿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少爲郡吏，學風角占候。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。時烏程長有臧鬻，倫使收案其罪。夷吾到縣，無所驗，但望閣伏哭而還。一縣驚怪，不知所爲。及還，白倫曰：「竊以占候，知長當死。近三十日，遠不過六十日，遊魂假息，非刑所加，故不收之。」倫聽其言，至月餘，果有驛馬齎長印綬，上言暴卒。倫以此益禮信之。^{〔二〕}

^{〔二〕}謝承書曰：「倫甚崇其道德，轉署主簿，使子從受春秋，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。時或遊戲，不肯讀書，便白倫行罰，遂成其業」也。

舉孝廉，爲壽張令，^{〔二〕}稍遷荊州刺史，^{〔三〕}遷鉅鹿太守。所在愛育人物，有善績。及倫作司徒，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：「臣聞堯登稷、契，政隆太平；舜用皋陶，政致雍熙。殷、周雖有高宗、昌、發之君，猶賴傳說、呂望之策，故能克崇其業，允協大中。^{〔三〕}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，出自東州，厥土塗泥，而英姿挺特，奇偉秀出。才兼四科，行包九德，^{〔四〕}仁足濟時，知周萬物。加以少膺儒雅，韜含六籍，推考星度，綜校圖錄，探蹟聖祕，觀變歷徵，占天知地，與神合契，據其道德，以經王務。昔爲陪隸，與臣從事，奮忠毅之操，躬史魚之節，董臣嚴綱，勸臣懦弱，^{〔五〕}得以免戾，寔賴厥勳。及其應選作宰，惠敷百里，降福彌異，流化若神，爰牧荊州，威行邦國。奉法作政，有周、召之風；居儉履約，紹公儀之操。^{〔六〕}尋功簡

能爲外臺之表；聽聲察實，爲九伯之冠。^{〔七〕}遷守鉅鹿，政合時雍。德量績謀，有伊、呂、管、晏之任；闡弘道奧，同史、蘇、京房之倫。^{〔八〕}雖密勿在公，而身出心隱，不殉名以求譽，不馳驚以要寵，念存遜遁，演志箕山。方之古賢，實有倫序；採之於今，超焉絕俗。誠社稷之元龜，大漢之棟莖。^{〔九〕}宜當拔擢，使登鼎司，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，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，^{〔一〇〕}必致休徵克昌之慶，非徒循法奉職而已。臣以頑駑，器非其疇，^{〔一一〕}尸祿負乘，夕惕若厲。^{〔一二〕}願乞骸骨，更授夷吾，上以光七曜之明，下以厭率土之望，庶令微臣塞咎免悔。」

〔一〕謝承書曰：「縣人女子張雨，早喪父母，年五十，不肯嫁，留養孤弟二人，教其學問，各得通經。雨皆爲娉娶，皆成善士。夷吾薦於州府，使各選舉，表復雨門戶。永平十五年，蝗發泰山，流徙郡國，荐食五穀，過壽張界，飛逝不集。」

〔二〕謝承書曰：「夷吾雅性明遠，能決斷罪疑。行部始到南陽縣，遇孝章皇帝巡狩，駕幸魯陽，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，誠長吏『勿廢舊儀，朕將覽焉』。上臨西廂南面，夷吾處東廂，分帷隔中央。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，事與上合。而朝廷歎息曰：『諸州刺史盡如此者，朕不憂天下。』常以勵羣臣。」

〔三〕尚書洪範曰：「皇建其有極。」孔安國注云：「皇，大；極，中也。」

〔四〕四科，見文苑傳。尚書咎繇陳九德，曰「寬而栗，愿而恭，亂而敬，柔而立，擾而毅，直而溫，簡而廉，剛而塞，強而義」也。

〔五〕董，督也。勗，勵也。

〔六〕史記公儀休相魯，拔園葵，去織婦，不與人爭利。

〔七〕左傳曰：「五侯九伯。」杜預注云：「九州之伯也。」

〔八〕左傳史蘇，晉太史，善筮者。京房字君明，善陰陽占候，見前書。

〔九〕尚書曰：「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。」元，大也。蓂亦棟也。

〔一〇〕五品，五常之教也，謂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也。訓，順也。

〔一一〕疇，類也。

〔一二〕易曰：「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」又曰：「夕惕若厲。」言君子終日乾乾，至于夕，猶怵惕戒懼，若危厲。

後以行春乘柴車，從兩吏，〔一〕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，有損國典，左轉下邳令。豫剋死日，如期果卒。勅其子曰：「漢末當亂，必有發掘露骸之禍。」使懸棺下葬，墓不起墳。〔二〕

〔一〕柴車，賤車也。

〔二〕墓謂塋域。墳謂築土。

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，善說災異，吉凶占應。先自知死期，豫令弟子市棺斂具，至其日而終。〔一〕

〔一〕棺音古亂反。

楊由字哀侯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習易，并七政、元氣、風雲占候。爲郡文學掾。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，太守廉范以問由。由對曰：「此占郡內當有小兵，然不爲害。」後二十餘日，廣柔縣蠻夷反，殺傷長吏，〔二〕郡發庫兵擊之。又有風吹削脯，〔三〕太守以問由。由對曰：「方當有薦木實者，其色黃赤。」頃之，五官掾獻橘數包。

〔二〕廣柔縣屬蜀郡，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。

〔三〕「脯」當作「柿」，音孚廢反。顏氏家訓曰：「削則札也。左傳曰『削而投之』是也。史家假借爲『肝肺』字，今俗或作『脯』，或作爲『反脯』之『脯』，學士因云『是屏障之名』，非也。風角書曰『庶人之風揚塵轉削』，若是屏障，何由可轉。」

由嘗從人飲，勅御者曰：「酒若三行，便宜嚴駕。」既而趣去。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，人請問何以知之。由曰：「向社中木上有鳩鬪，此兵賊之象也。」其言多驗。著書十餘篇，名曰其平。終于家。

李南字孝山，丹陽句容人也。〔二〕少篤學，明於風角。和帝永元中，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，當詣廷尉，吏民不寧，南特通謁賀。稜意有恨，謂曰：「太守不德，今當卽罪，而君

反相賀邪？」南曰：「旦有善風，明日中時應有吉問，故來稱慶。」旦日，梭延望景晏，以爲無徵；至哺，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梭事。南問其遲留之狀。使者曰：「向度宛陵浦里航，三馬踠足，是以不得速。」三梭乃服焉。後舉有道，辟公府，病不行，終於家。

〔二〕句容，今潤州縣也。近句曲山有所容，因名焉。

〔三〕宛陵，縣，屬丹陽郡。航，以舟濟水也。

〔三〕踠，屈損也。

南女亦曉家術，爲由拳縣人妻。晨詣爨室，卒有暴風，婦便上堂從姑求歸，辭其二親。姑不許，乃跪而泣曰：「家世傳術，疾風卒起，先吹竈突及井，此禍爲婦女主爨者，妾將亡之應。」因著其亡日。乃聽還家，如期病卒。

李邵字孟節，漢中南鄭人也。父頡，以儒學稱，官至博士。邵襲父業，遊太學，通五經。

善河洛風星，外質朴，人莫之識。縣召署幕門候吏。

和帝卽位，分遣使者，皆微服單行，各至州縣，觀採風謠。使者二人當到益部，投邵候舍。時夏夕露坐，邵因仰觀，問曰：「二君發京師時，寧知朝廷遣二使邪？」二人默然，驚相